

冊
三

三
國
志

國

魏書七

三國志七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丁原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

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大見親待靈帝崩原將兵詣洛陽英雄記曰原字建陽

本出自寒家為人麤略有武勇善騎射為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虞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

吾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為亂欲殺原并其兵眾卓以布見信於原

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為父

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

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

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詩曰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注拳力也為卓顧謝卓

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

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

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為內
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
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語在卓傳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
比三司進封溫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
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英雄記曰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
汜言且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
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
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
布不能拒李傕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
敗臣松之案英雄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
日殺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聞不及六旬將數百騎出武關欲詣袁術布
自以殺卓為術報讎欲以德之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
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曹
傳曰時人語曰人中
有呂布馬中有赤兔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陣遂破燕軍而
求益兵眾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還為已
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內英雄記曰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
傲紹下諸將以為擅相署置不足

陳卓

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
布使止於帳側偽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卧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砍布床被謂
為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與張楊合紹令眾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英
記曰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催汜購募共圖布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賣
布可極得汜催爵寵楊於是外許汜催內實保護布汜催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為潁州太守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
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
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
袁紹既為盟王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
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
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
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
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為紹擊已也心不自安與平元
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

叛太祖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太祖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東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爲太祖守太祖引軍還與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祖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英雄記曰布見備其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床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各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邈從布留

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超及其家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爲其兵所殺

獻帝春秋曰袁術議稱尊號邈謂術曰漢據火德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中入則享于上席出則爲衆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爲貳何爲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皆禍將溢世莊周之謂郊祭犧牛養詞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

爲孤犢不可得也案本傳邈詣術未至而死而此云諫稱尊號未詳孰是

備屯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

英雄記曰布初入徐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州甫詣封部爲曹操逆所拒破流離奔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兗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路驛復致若兵器戰具佗所乏少大小雖命布得書大喜遂造下邳典略曰元休各尚京兆人也尚與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爲三休尚獻帝初爲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尚南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爲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爲術所害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至京師天子嘉尚忠烈爲之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子璋郎中而日磾不與焉英雄記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西四十里備中郎將丹陽許

夜遣司馬章誑來詣布言張蓋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蓋德殺豹城中大亂不相信丹陽許千人屯西白城門內聞將軍來東大小踴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丹陽軍便開門內將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陽兵悉開門內布兵布於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蓋德兵獲備妻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問外同聲大呼攻閣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爲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閣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登直排順門入順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順即嚴兵入府弓弩並射萌衆萌衆亂走天明還故營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砍萌一臂順砍萌首林輿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旁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創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二萬攻備備求救於布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衆

却萌
刺順
勇性

存

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二萬攻備備求救於布

韓流
陳珠
陸子登

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
備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
二百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斂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
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
也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布令門
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君
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鬪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
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布
許之術遣使韓胤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布成
婚則徐揚合從將為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
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
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

已在塗道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布不
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并令奉章謝恩

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畜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為平東
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趙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
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
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係傳陛下臣為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
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為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
以命為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為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
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
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
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登見太祖因陳布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

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增珪秩中
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
令登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
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
並顯重為卿所賣耳卿為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為動容徐喻之曰

詳書
見布
方若其
心乎也
矣

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
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
怒與韓暹楊奉等連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
之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素定不能
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雞勢不俱棲可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
說暹奉使與已并力共擊術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奉從
之勳大破敗九州春秋載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當書勳竹帛
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
與二將軍俱為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即迴計從布布進
軍去勳等營百步暹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首殺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英雄記曰布後又與
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疆盛
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
猛將武士為悉何在足下喜為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
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軍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咤笑之
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為琅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
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
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為
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

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即遣王簿齋饌上禮貢良
馬五匹建尋為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
狄端坐顧盼遠近自然畏伏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
從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下邳霸後復與布和建安三年布復
叛為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備為順所敗
太祖自征布至其城下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
罪深沮其計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
不如待其來攻感者泗水中及太祖軍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
曹無相困我自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
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遣人求救於術術自將千餘騎
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
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兵
救也以綿纏女身縛着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
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
宮順必不同心共守城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為宮等所誤也妾昔
在長安已為將軍所弃賴得龐舒私藏妾身取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魏氏
春秋曰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為勢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
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為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
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
若一旦有變妾豈得
為將軍妻哉布乃止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

也

御其黨但信諸將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斬圍之三
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慮魏續縛陳宮將其眾降九州春秋曰初布

馬十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
酒獵得十餘頭豬未飲食先持半豬五斗酒自入詣布前跪言間蒙將軍恩遂得所失馬諸將來
相賀自釀少酒獵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其飲食作兄
弟共謀殺布邪成大懼而去奔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太祖圍下邳成遂領眾降 布

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

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

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

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下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領之布

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者英雄記曰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

秋曰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

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九為公前驅可乎布縛急謂

劉備曰玄德卿為坐客我為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語而訴明使君乎意欲

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劫虜也其眾近在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

聽如於是縊殺布布與宮順等皆裹首送許然後葬之英雄記曰順為

人清白有威嚴

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為千人鎧甲鬪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為陷

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

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外內 太祖之禽宮

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

仁施四海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終

其身嫁其女魚氏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

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從其計下邳敗

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為智計有

餘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從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禽也太祖笑曰今

又用陳

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掎角呂布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

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

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

君為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寧有

小人備

信

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先賢行狀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傷。是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抗稻豐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為廣陵太守。令陰合眾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為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姦張弘，懼於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以今賊眾十倍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遇除凶，惡何逃寇之為邪？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指賊營，步騎鈔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奔船，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

一聚相去十步，從橫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遷登為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老弱繼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卿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子孫權遂跨有江外，太祖每臨大江而歎，恨不早用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爪牙。文帝追美登功，拜登息肅為郎中。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昱，歷匈奴中郎將，中山太原太守。

所在有名。謝承漢書曰：昱有幹事才，達於從政，為漢良吏。初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丹陽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羌胡出寇，三輔舉能遷昱。

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各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昱轉拜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洪體貌魁梧，有異於人，舉孝廉為郎，時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琅邪趙昱為莒長，東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朗菑丘長，洪即丘長，靈帝末，弃官還家，太守張超請洪為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

趙昱之觀
劉昱傳
張明

除國賊為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

書字

其教者佳

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為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樂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兗州刺史位豫州刺史由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所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臣松之案于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橫內劉表等數人皆非事實表保據江漢身未嘗出境何由得與洪同壇而盟乎項之諸軍莫適先進而食盡眾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

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

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眾九州春秋曰初平中焦和為青

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暇為民保障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卓將戰於滎陽敗績黃巾遂廣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尚利戰士尚眾而耳目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水九沈河令賊不得渡禱祈羣神求用兵必利著筮常陳於前巫祝不去於側入見其清談干雲出則渾亂命不可知州遂肅條悉為丘墟也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徙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吾眾人以為袁曹方

睦而洪為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

士終不背本者但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

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洪

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書

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濶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

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為愴恨可為心哉前日不

見武紀
興平二

遺比辱雅。賦述敘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為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察該典籍。豈將聞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論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弃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勸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擲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

悅本州。見侵郡將。購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任者側席。去者克己。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王。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臣松之案。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之事未詳。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諭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計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臣松之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虜牙將軍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故。而以小忿枉害於勳。紹罪七也。疑此是子璜也。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覩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

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讎懼戰士孤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鑿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弃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君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徵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臣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膂力作難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耶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臧洪受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疆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

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王簿啓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為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為使作薄粥眾分歡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其戮力為國除害何為擁眾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

陳附
之評深執
其正也

終不為已用乃殺之

徐衆三國評曰洪敦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薄俗然袁亦知己親友致位州郡雖非君臣且實盟玉既

受其命義不應貳袁曹方睦夾輔皇至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而邈超擅立布為州牧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討之袁氏弗救未為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又不當還為怨讎為洪計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則宜徐觀洪邑人陳容少為書生親慕洪隨洪為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

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

洪傳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

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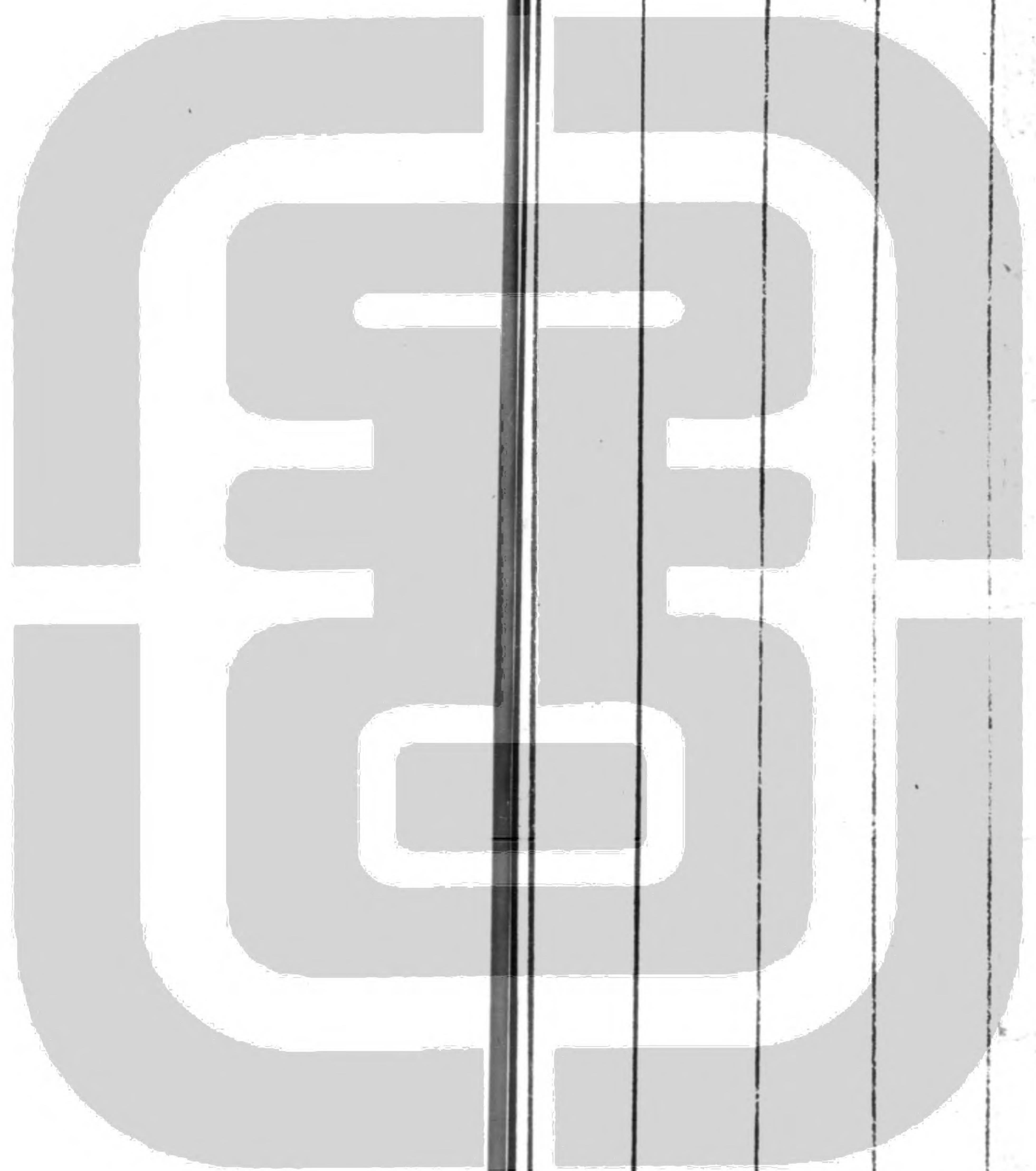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

司馬三人
有曰橫
客一凡
未

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
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彊烈志不立惜哉

此史片會傳述道之意古之視也

廿百



張揚
北津
北魯

魏書八

三國志八

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

令音郎定反支音其兒反

為郡門下書佐有姿儀

大音聲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

典略曰瓚性辯惠每白事不肯稍入常物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

遣詣涿

郡盧植讀經後復為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為御車身執

徒養及劉徙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為人

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鄣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

慷慨而起時見者莫不歔歔劉道得赦還瓚以孝廉為郎除遼東

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

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

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

遷為涿令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二千人假瓚都督行事

劇

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薊
 中自號將軍九州春秋曰純自號略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
 殘破瓚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
 人詣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丘
 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東海
 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為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
 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為幽州牧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衰亂又
職召為郡吏以孝廉為郎累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甚得東土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
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共卹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訴訟不以詣
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為之論判皆大小敬從不以為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
因以為是虞便推與之後王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甘陵復亂吏民使虞治行復以為甘陵相甘
陵大治徵拜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為宗正 英雄記曰虞為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
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鄰縣接壤蝗蟲為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 魏書曰虞在幽州清靜
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宮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
以私財辦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

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

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微殺胡使胡知其情間行詣虞虞
 上罷諸屯兵但留瓚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
 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為列侯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
 賁侯英雄記曰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
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為公瓚奮武將軍封薊侯關東義兵起卓遂劫帝西遷徵虞為太傅道
 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袁紹韓馥議以為少帝制於姦臣天下無所
 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為帝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
 紹等復勸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九
春秋曰紹馥使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齋議詣虞使即尊號虞厲聲呵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
之道既不能濟孤受國恩天下擾亂未能竭命以除國恥望諸州郡列義之士戮力西面援迎幼
主而乃妄造逆謀欲塗污忠臣邪 吳書曰馥以書與袁術云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
迎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一當今公室枝屬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
大司馬領河北耿弇馮異勸即尊號卒代更始今劉公自恭王枝別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
牧此其與光武同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馥稱謙云神人將在燕分又言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
文曰虞為天子又見兩日出於代郡謂虞當代立紹又別書報術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
家有長主外託公義以答拒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國有正統非人臣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

積力越

積力越

圖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虞於是奉職修貢愈益恭肅虞子和為侍中在長安天

子思東歸使和偽逃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道經袁術

為說天子意術利虞為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為書與虞

虞得和書乃遣數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

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而陰教

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益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為紹所留是時

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不勝

越為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將以

報紹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

範遂以渤海兵助瓚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橋典畧載瓚表紹罪

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託其先軌寇竊人爵既性

暴亂厥行淫穢昔為司隸校尉會值國家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為邪媚不能舉直

至令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為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雒而王見質紹不能權譎以濟君父

而弃置節傳進竄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為渤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

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與兵涉歷二年不卹國難廣

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為不急割剝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迫竊

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早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郝即浪鄉侯印昔新室之亂

漸以即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財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會合

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又降服張

楊而以小忿枉害於勳信用讒惡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買

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

為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汚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

刺史驅走董卓埽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

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政弱王道

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善業誅曹衛以

彰無禮臣雖闕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部兵討紹等

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效攻以嚴綱為冀州田楷為青州單經為

嚴綱 田楷 單經 麴義

兗州置諸郡縣紹軍廣川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瓚軍敗

走勃海與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城與虞相近稍相恨望虞

懼瓚為變遂舉兵襲瓚虞為瓚所敗出奔居庸瓚攻拔居庸生獲

虞執虞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遷前將

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魏氏春秋曰初劉虞和輯戎秋瓚以胡

夷難禦當因不賓而討之今加財賞必

鮮于輔
鮮于
流弟木

益輕漢効一時之名非久長深慮故虞所賞賜璣輒抄奪虞數請會稱疾不往至是戰敗虞欲討之告東曹掾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璣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乃止後一年攸病死虞又與官屬議密令眾襲璣璣部曲放散在外自懼敗掘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屋敕令勿燒故璣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眾大潰奔居庸城璣攻及家屬以還殺害州府衣冠善士殆盡典畧曰璣曝虞於市而祝曰若應為天子者天當降雨救之時盛暑竟日不雨遂殺虞英雄記曰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瓚張逸張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璣極口然後同死

璣上訓為幽州刺史璣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英雄記曰璣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才秀者必抑使困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為為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十數師劉緯臺取贈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為伯三人者為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已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譬也虞從事漁陽

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率州兵欲報璣以燕國閭柔素有恩信共推柔為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人與璣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大破之斬丹袁紹又遣麴義及虞子和將兵與輔合擊璣璣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英雄記曰先是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璣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璣別將有為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璣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為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臣松之以為童謠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記似若無徵謠言之作蓋令璣終始保易無

事遠畧而璣因破黃巾之威意志張遠遂置三州刺史圖滅袁氏所以致敗也

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樓樓以于計璣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及上文書

璣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漢

春秋曰袁紹與璣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弃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輒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於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為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震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疆弱殊科眾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集謀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蟬賊以焚蕪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瞻破眾散不鼓而敗兵眾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慰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疆

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
 眾叛親離子然無黨又烏丸穢猶皆與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西鮮卑
 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
 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翹義餘殘畏
 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牽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鑄金
 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舍光匿影寂爾無
 聞卒臻屠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訛服者不收
 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敢干
 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士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壽之非良
 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瓚不答而增修戎備謂關靖曰當今四方虎
 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

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
 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山擁黑山之眾陸梁冀州橫斷紹
 後長史關靖說瓚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
 持者顧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為主耳將軍堅守曠日袁紹要當
 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眾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軍無
 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何所成邪瓚遂止
 不出英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為瓚所信幸
 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刻

期兵至舉火為應

典畧曰瓚遣行人文則齋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蹙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

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
 獻帝春秋曰瓚夢薊城崩知必敗乃遣間使與續書紹候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在昔衰
 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為不然豈意今
紹候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兵

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復還守紹為地道突壞其樓稍至

中京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為道穿穴其樓下稍
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

子乃自殺漢晉春秋曰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
鮮于輔將其眾奉

王命以輔為建忠將軍督幽州六郡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間

柔遣使詣太祖受事遷護烏丸校尉而輔身詣太祖拜左渡遼將

軍封亭侯遣還鎮撫本州魏畧曰輔從太祖於官渡袁紹破走太祖喜顧謂輔曰如

前歲本初送公孫瓚頭來孤自視忽然耳而今克之此既
天意亦二
烏丸以功封關內侯魏畧曰太祖甚愛閻柔每謂之曰我視卿如子亦

欲卿視我如父也柔由此自託於五官將如兄弟
輔亦率其

眾從文帝踐阼拜輔虎牙將軍柔渡遼將軍皆進封縣侯位特進

陶謙字恭祖丹楊人

吳書曰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

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住車與語甚悅因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少好學為諸

生任州郡舉茂才除盧令

吳書曰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

眾還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警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為留常以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

及舞又不轉警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官清白無以糾舉祠

靈星有贏錢五百欲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西

討韓遂

吳書曰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為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大

破之後邊章韓遂為亂司空張溫銜命征討又請謙為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

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眾辱溫溫怒從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

以材畧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弃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

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温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

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温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

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温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

自謝朝廷豈為公邪温曰恭祖癡病尚未除邪遂為之置酒待之如初

會徐州黃巾起

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破走之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

安四方斷絕謙遣使間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深陽侯

是時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廣陵

其失操

太守琅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

謝承漢書曰昱年十三母嘗病經涉三月昱慘戚消瘠至目不交睫

握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黨稱其孝就處士東莞綦母君受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年潛志不闕園圃親疎希見其面時入定省父母須臾即還高潔廉正抱禮而立清英儼恪莫干其志旌善以興化殫邪以矯俗州郡請召常稱病不應國相檀謨陳遵共召不起或與盛怒終不迴意舉孝廉除莒長宣揚五教政為國表會黃巾作亂陸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為先辦徐州刺史巴祗表功第一當受遷賞昱深以為恥委官還家徐州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辭疾遜遁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吳範宣旨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罰然後乃起舉茂才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進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

由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鈔後遂殺宣并其

眾初平四年太祖征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

萬數泗水為之不流謙退守剡太祖以糧少引軍還

吳書曰曹公父於泰山被殺歸於

謙欲伐謙而畏其疆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瘁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眾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牆懼於橫暴貞良化為羣惡此何異子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佗方攜白首於山野弃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曰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今日然兵連眾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見係虜是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供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啓處雖憲章勅戒奉宣

寒頌

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眾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為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目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疆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暇抱恩念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爰疆寇惟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職事冀效微勞以贖罪負又曰華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薦羞獲通然後銷鋒解甲臣之願也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輒勅兵衛送曹公得謙上事知不罷兵乃進攻彭城多殺人民謙引兵擊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公引兵還臣松之案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尚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與平元年復東征略

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恐欲走歸丹楊會張邈叛逆呂布太祖還擊布

是歲謙病死吳書曰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為之哀辭曰猗歟使君君侯將軍膺天謨

憬憬夷貊賴侯以清蠶蠹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既牧且侯啓土溧陽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謙二子商應皆不仕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武猛從事靈帝末天下

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為西園上軍校尉軍京都欲以禦四方

徵天下豪傑以為偏裨太祖及袁紹等皆為校尉屬之靈帝紀曰以虎

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馮芳為助軍校尉夏牟淳于瓊為左右校尉并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

詣碩為假司馬靈帝崩碩為何進所殺楊復為進所遣歸本州募

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

黨太守於壺關不下略諸縣眾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

至河內楊與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單于欲叛紹楊

不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執楊

至黎陽攻破渡遼將軍耿祉軍眾復振卓以楊為建義將軍河內

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

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

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

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拜為

大司馬英雄記曰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楊素與呂布善太祖之圍布楊欲

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

眭固殺醜將其眾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於犬城斬固盡收其眾也典略曰固字白兔既殺揚醜軍屯射犬時有平誠固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驚宜急移去兔不從遂戰死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為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

子同年域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為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薦度為遼東太

守度起玄菟小吏為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為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

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

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魏書曰度語毅儀識書云孫登當為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即登也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二小石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

李敏

子

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王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為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為恐為所害乃

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晉陽秋曰敏子追求敏出塞越

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責之曰不孝莫大於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胤而遣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胤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臣松之案本傳云敏將家入海而復與子相失未詳其故分遼東郡為遼西中遼郡置太守

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墀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

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

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

子晃淵等皆小眾立恭為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即拜恭為車

清世固多

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為闔人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

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吳書載淵表權曰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無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側擾攘自先人以來歷

事漢魏階緣際會為國效節繼世享任得潘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勅誠聖旨彌密重統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晝則調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採錄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讒諂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萊太守誑誤之言猥興州兵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陳平耿況亦觀時變卒歸於漢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以懷懷懷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謨蚤定洪業奮六師之勢收河洛之地為聖代宗天下幸甚魏畧曰國家知淵兩端而恐遼東吏民為淵所誤故公文下遼東因赦之曰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羣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其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義手北向稽顙假人臣之寵受人臣之榮未有如權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號恃江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已來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買遷有無既不疑拒齎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十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於惡春秋所書也今遼東玄菟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為數戴纒垂纓咸佩印綬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於匱虎兇出於匣是誰之過歟國朝為子大夫羞之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惑豈獨父兄之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白別乎且又此事固然易

見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休惕之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此為厭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蠻貊之長猶知愛禮以此事人亦難為顏且又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覆衆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至於此今忠臣烈將咸忿遼東反覆攜貳皆欲乘桴浮海期於肆意朕為天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既不欲勞動干戈遠涉大川費役如彼又悼邊陲遺餘黎民迷誤如此故遣郎中衛慎邵瑁等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焉儻恐自嫌已為惡逆所見染汗不敢倡言永懷伊戚其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

金玉珍寶立淵為燕王淵亦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

悉斬送彌晏等首魏畧載淵表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甘言厚禮以誘吳賊幸賴天道福助大魏使此賊虜暗然迷惑違戾羣下不從眾謀承信

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憂罪費私懷幸甚賊衆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杏津僞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衆在船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衆多見臣不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先作變態妄生即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衆皆士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面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徒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杏使領長史柳遠設賓王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咨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二百餘級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藏鼠餓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物及彌等偽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大小舒綜對臣有三息修別屬亡弟權敢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為賊權汗損所加既行天誅猶有餘忿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為讎隙今乃譎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

國竭祿遠命上卿龍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禮數又權待舒綜契濶委曲君臣上下畢歡竭情而令四使見殺梟示萬里士眾流離屠戮津滯慙恥遠布痛辱彌天權之怨疾將刻肌骨若天衰其業使至喪損權將內傷憤激而死若期運未訖將播毒螫必恐長蛇來為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近如有船眾後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豫又曰臣門戶受恩實深實重自臣承攝印事以來連被榮寵殊特無量分當隕越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即禽賊以至見疑前章表所陳情趣事勢實但欲罷弊此賊使困自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借盜之虜也而後愛憎之人緣事加誣偽生節目卒令明聽疑於市虎移恩改愛與動威怒幾至沈沒長為負忝幸賴慈恩猶垂三宥使得補過解除愆責如天威遠加不見假借早當糜碎辱先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臣既喜於事捷得自申展悲於疇昔至此變故餘怖踊躍未敢便寧惟陛下既崇春日生全之仁除忿塞隙抑弭纖介推今亮往察臣本心長令抱戴銜分三泉又曰臣被服光榮恩情未報而以罪釁自招譴怒分當即戮為眾社戒所以越典詭常偽通於吳誠自念窮迫報效未立而為天威督罰所加長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關替廢於一年遣使誘吳知其必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初無倡答一言之應今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所規上卿大眾翕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見禽取流離死亡千有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暴猾賊之鋒摧矜夸之巧昭示天下破損其業足以慙之矣臣之悽懷念效於國雖有非常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關之愆采其毫毛之善使得國恩保全終始矣

明帝於是拜

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眾如故

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淵恃阻險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眾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滅貊與淵為仇並為寇鈔今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驥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效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捷辯而不俗附依典誥若出胸臆加

仕本郡常在入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為可使弘行弘乃自舊土習其國俗為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鄙生之降齊王陸賈之說尉佗亦無以遠過也欲進遠路不宜釋驥驥將已篤疾不宜廢扁鵲願察愚言也

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

吳書曰魏遣使者傅容聶夔拜淵為樂浪公淵計吏從洛陽還語淵曰使者左駿伯使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容夔至任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夔大怖由是還洛言狀

景初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等

自立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

誘呼鮮卑侵擾北方

魏書曰淵知此變非獨出儉遂為備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為與國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於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蒲等七百八十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已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魄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指昕等

伏自惟肖螻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尺寸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獎登名天府竝以驚蹇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樹感恩惟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不得無隱情是以因緣訴讓冒犯愆愆郡在藩表密邇不羈平昔三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猶跋扈虐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門晝閉路無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為業威震耀于殊俗德澤被于羣生遼土之不壞實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郡早為丘墟而民係於虜庭矣遺風餘愛永存不朽度既薨殂吏民感慕欣戴子康尊而奉之康踐統緒克壯徽猷文昭武烈邁德種仁乃心京輦翼冀虔恭佐國平亂效績紛紜功隆事大勳藏玉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合策明之計夾輔漢

室降身委質卑已事魏匪處小厭大畏而服焉乃慕託高風懷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虛心接納待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地土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聞德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風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淵生有蘭石之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弗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萬民為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先觀羅結遐方勤王之義視險如夷世載忠亮不隕厥名孫權慕義不遠萬里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絕殺不念舊怨纖纖往來求成恩好淵執節彌固不為利迴守志匪石確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明乃卑辭厚幣誘致權使梟截獻賦以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利舉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讎之深念存人臣之節絕疆吳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普天咸聞陛下嘉美洪烈懿茲武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下及陪臣普受介福誠以天覆之恩當卒終始得竭股肱永保祿位不虞一旦橫被殘酷惟育養之厚念積慮之效悲思不遂痛切見弃舉國號咷拊膺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戎狄驕逸不虔於是致武不聞義國反受誅討蓋聖王之制五服之域有不供職則修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心翼翼恪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被患禍小弁之作離騷之興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盜言孔甘猶當清覽憎而知善讒巧似直惑亂聖聽尚望文告使知所由若信有罪當垂三宥若不收寤計功減降當在入議而潛軍伺襲大兵奄至舞戈長驅衝擊遼土犬馬惡死沉於人類吏民昧死挫辱王師淵雖冤枉方臨危殆猶恃聖恩悵然重奔冀必姦臣矯制妄肆威虐乃謂臣等曰漢安帝建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奮受三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今刺史或儻謬承矯制乎臣等議以為刺史與兵搖動天下始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俛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土地所以養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紱逝歸林麓臣等維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所執而七營虎士五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鉞伐薪制挺改案為櫓奔馳赴難軍旅行成雖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孤弃怨而不怒比遣勅軍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語懇惻至誠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於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教令乃躬馳驚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況淵累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暨陛下榮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辯著廊廟勝衣舉履誦詠明文以為口實理而掘之古人所恥

小白重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隆霸業詩美文王作孚萬邦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為德固亦大矣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為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國殷兵彊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死善道忠至義盡為九州表方今二敵關關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恥之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仕於家者二世則主之三則君之臣等生於荒裔之士出於圭竇之中無大援於魏世隸於公孫氏報生與賜在於死力昔蒯通言直漢祖赦其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節苟執一介披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撫育亮其控告使疏遠之臣永有保持

馬宣王征淵六月軍至遼東 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戮其使羊術

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益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畧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也

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圍斬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令衍逆

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為圍斬會霖雨二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修櫓為發石

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

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眾

潰與其子修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

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

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

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

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

三世凡五十年而滅魏略曰始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

以國法繫晃晃雖有前言莫不坐然內以骨肉知淵破則已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為不可遂殺之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在山澤

間轉攻還真定眾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眾自號將兵從事與

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慶陶牛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眾

奉燕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捍捷速過

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眾浸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

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眾從燕眾至百萬號曰

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

難中郎將九州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五鹿羝根苦蝮劉石平漢大

洪司隸綠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爵楊鳳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萬小者不

減數千靈帝不能討乃遣使拜楊鳳為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遂彌漫不可復數

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謂輕捷者為張飛燕謂聲

大者為張雷公其饒鬚者則自稱于羝根其眼大者自稱

李大目張璠漢記云又有左校郭大賢左髭丈八三部也是後董卓遷天子於長安

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眾與豪傑相結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

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為紹所敗人眾稍散太祖將定冀州燕

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率眾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

薨子方嗣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門下通事令史張林飛燕之曾孫林與趙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為亂涼州金城

安帝北角
比牛角
係是兩

人見靈
帝化

黑山賊

麴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為縣吏閒伺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為邑中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等擊呂布為卓報仇語在卓傳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為流矢所中死繡領其眾屯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消水繡等舉眾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沒繡還係穰傅子曰繡有所親胡車健手以金與之繡聞之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吳書曰繡降交統用賈詡計乞徙軍就高道由太祖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太祖信繡皆聽之繡乃嚴兵入屯掩太祖太祖不備故敗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眾降語在詡傳繡至太祖執其手與歡宴為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於南皮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有未滿千戶者而繡特多從征烏丸於柳城未至薨諡曰定侯魏畧曰五官將數因請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

人于此見戶口減耗

陳平傳以此世更以此也

忍持面視人邪繡心不自安乃自沒子泉嗣坐與魏諷謀反誅國除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修殺之奪其眾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神輒病之犯法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九年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張修略曜教民緇匿法角為太平道修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瘳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修法畧與角同

閻圃

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祭酒至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督號為姦令為
鬼吏王為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
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二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
為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修業遂增飾之教使
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
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臣松之謂張修應是張衡非典畧之失則傳寫之誤

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
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閻圃
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
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
不稱勿為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
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
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
蜀魏名臣奏載董昭表曰武皇帝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
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
諸屯既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故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
呼山上兵還會前軍未還夜迷惑誤入賊營賊便退散侍中辛毗劉曄等在兵後語惇褚言官兵

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曰武皇帝進兵定之幸而克獲此近事史士
所知又楊暨表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眾身親臨履指授方略因就民麥以為軍糧張衛
之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
與人如何此計已定天祚大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世語曰魯遣五官掾降弟衛橫山築陽平
城以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東郡郭湛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既未反
衛雖不同偏橋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獾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
夜高祚等誤與衛眾遇祚等多鳴鼓角會眾衛懼以為大軍見掩遂降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圃又曰今以迫往

功必輕不如依杜灌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
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
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
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太祖逆

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閻圃等
皆為列侯臣松之以為張魯雖有善心要為敗而後降今乃寵以萬戶五子皆封侯過矣
習鑿齒曰魯欲稱王而閻圃諫止之今封圃為列侯夫賞罰者所以懲惡勸善也
苟其可以明軌訓於物無遠近幽深矣今閻圃諫魯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
其本源而未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燬爛之功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則民
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仗力干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無以
加也魏畧曰黃初中增圃爵邑在禮謂中後十餘歲病死晉書云西戎司馬閻續圃孫也

皆為列侯

為子彭祖取魯女魯慕益之曰原侯子富嗣魏畧曰劉雄鳴者監田人也少
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以識道不迷而時人因謂之能為雲霧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
州郡州郡表薦為小將馬超等反不肯從超破之後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關夢得
一神人即卿邪乃厚禮之表拜為將軍遣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亡命皆往依之
有眾數千人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降太
祖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徙勃海時又有程銀侯選李堪皆河東人也與平之亂各
有眾千餘家建安十六年並與馬超合超破走堪臨陣死銀選南入漢中漢中破詣太祖降皆
復官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祇足
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
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舍羣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
則於彼為愈焉 陶謙南操之仇傳中多
若其失也非實錄遺書凡至此崇
皆須自心已意酌之
此上皆如雄之漢者此下乃魏之魏人云

右沛雄
范氏漢
書志有
傳云台
觀之知
其異向
所左の

魏書九

諸夏侯曹傳第九

三國志九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
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為裨將從征伐太
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為司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
太祖征陶謙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鄆城惇輕軍
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偽降
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
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
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
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
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

韓浩

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孫盛曰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

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魏略曰時夏侯淵與惇俱為將軍軍中號惇為首夏侯惇惡之每照鏡志怒輒撲鏡於地復領

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太

祖平河北為大將軍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戶并

前二千五百戶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

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卧內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魏書曰時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乃上疏自陳不當不臣之禮太祖曰吾聞太

上師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貴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請乃拜為前將軍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文帝即

王位拜惇大將軍數月薨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諡曰忠侯子充嗣帝追思

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戶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惇弟廉及子林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林即清河公主也林歷

位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假節魏略曰林字子林惇中子也文帝少與林親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持節承夏侯淵處都督關

中林性無武畧而好治生至太和二年明帝西征人有白楸者遂召還為尚書林在西時多畜伎妾公主由此與林不和其後羣弟不遵禮度林數切責弟懼見治乃共構林以誹謗公主奏之有詔收林帝竟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熲熲以為此必清河公主與林不睦出於譖構冀不推實耳且伏波與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為然乃發詔推問為公主作表者果其羣弟子晉陽秋曰泰始二年高安鄉侯夏侯佐充薨子與嗣與薨子劭嗣卒惇之孫也嗣絕詔曰惇魏之元功勳

俱以忠勇顯浩至中護軍渙至中領軍皆掌禁兵封列侯魏書曰韓浩字元嗣

漢末起兵縣近山藪多寇浩聚徒眾為縣藩衛太守王匡以為從事將兵拒董卓於盟津時浩舅杜陽為河陰令卓執之使招浩浩不從袁術聞而壯之以為騎都尉夏侯惇聞其名請與相見大

史也則必矣操乃以良侯而

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議損益浩以為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軍史渙以為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謀浩曰今兵勢強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為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為中軍主不宜沮眾遂從破柳城改其官為中護軍置長史司馬從討張魯會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緩邊欲留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其見親任如此及薨太祖愍惜之無子以養子榮嗣史渙字公劉少任俠有雄氣太祖初起以客從行中軍校尉從征伐常監諸將見親信轉拜中領軍十四年薨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縣官事淵代引重罪大

祖營救之得免

魏略曰時兗豫大亂淵以

之奔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太祖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

尉從遷陳留潁川太守及與袁紹戰於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

督兗豫徐州軍糧時軍食少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昌狝反遣于

禁擊之未拔復遣淵與禁并力遂擊狝降其十餘屯狝詣禁降淵

還拜典軍校尉

魏書曰淵為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為

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濟南樂安黃巾

徐和司馬俱等攻城殺長吏淵將泰山齊平原郡兵擊大破之斬

和平諸縣收其糧穀以給軍士十四年以淵為行領軍太祖征孫

權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

擊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屠其城從征韓遂等戰於

渭南又督朱靈平隃糜汧氏與太祖會安定降楊秋十七年太祖

乃還鄴以淵行護軍將軍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

雄降其眾圍遂超餘黨梁興於鄠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馬超圍

涼州刺史韋康於冀淵救康未到康敗去冀二百餘里超乃逆戰

軍不利汧氏反淵引軍還十九年趙衢尹奉等謀討超姜敘起兵

鹵城以應之衢等譎說超使出擊敘於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

還圍祁山敘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曰公在鄴反

覆四千里比報敘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

前從陳倉狹道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氏羌數千逆

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韓遂在顯親

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與國氏淵以為遂兵精與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斬獲甚眾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眾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眾罷弊不可久賊雖眾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精虜還略陽進軍圍與國氏王千萬逃奔馬超餘眾降轉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淵帥諸將討建淵至圍枹罕月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淵別遣張郃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右平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為亂

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二十一年增封三百戶并前八百戶還擊武都氏羌下辯收氏穀十餘萬斛太祖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與太祖會休亭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畏之會魯降漢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還鄴留淵守漢中即拜淵征西將軍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為備所襲淵遂戰死諡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淵妻太祖內姝長子衡尚太祖弟海陽哀侯女恩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亭侯黃初中賜中子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

中為討蜀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為曹爽所厚聞爽誅自

疑亡入蜀以淵舊勳赦霸子徙樂浪郡魏略曰霸字仲權淵為蜀所害故霸常切齒欲有報蜀意黃初中為偏將軍子

午之役霸召為前鋒進至興世圍安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

間賴救至然後解後為右將軍屯隴西其養士和戎並得其歡心至正始中代夏侯儒為征蜀護

軍統屬征西時征西將軍夏侯玄於霸為從子而玄於曹爽為外弟及司馬宣王誅曹爽遂召玄

玄來東霸聞曹爽被誅而玄又徵以為禍必轉相及心既內恐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

淮代玄為征西霸立不安故遂奔蜀南趣陰平而失道入窮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卧巖石下

使人求道未知何之蜀聞之乃使人迎霸初建安五年時霸從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採為

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為妻產息女為劉禪皇后故淵之初亡飛妻請而葬之及霸入蜀

禪與相見釋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之曰此夏侯氏之

甥也厚霸弟威官至兗州刺史世語曰威字季權任俠貴歷刑兗二州刺史子駿并州

加爵龍威弟惠樂安太守文章敘錄曰惠字稚權幼以才博文章至南

陽相散騎常侍莊晉景陽皇后威弟惠樂安太守善屬奏議歷散騎黃門侍郎與鍾毓數

姊夫也由此一門後盛於時惠弟和河南尹世語曰和字義權清辯有才論歷河南尹太常

樂安太守年三十七卒惠弟和河南尹淵第三子稱第五子樂從孫湛為其序曰稱字

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為之渠帥戲必為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撻眾莫敢逆淵陰

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

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各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譙會氣陵一

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弟榮字幼權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

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曹里刺也各示之

為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

逃死乃奮劔衡薨子績嗣為虎賁中郎將績薨子衷嗣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魏書曰仁祖襄潁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少好弓馬弋獵後豪

傑竝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為別

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

常督騎為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

謙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

征呂布仁別攻勾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平黃巾迎天子都

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

太祖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為繡所

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太祖壯之遂破繡太祖與

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潁彊諸縣多舉眾應之自許以

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為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

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衆少遂爲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

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爲仁當任溝上爲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即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

牛金
曹純

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時不修
行檢及長為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鄢陵侯彰
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宮為書戒彰曰為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
即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
千并前三千五百戶追賜仁父熾諡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
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
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
將軍又詔仁移屯臨穎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
初四年薨諡曰忠侯魏書曰仁時年五十六傳子曰曹大司馬之勇實育弗加也張遼其次焉子泰嗣官至鎮東
將軍假節轉封甯陵侯泰薨子初嗣又分封泰弟楷鮑皆為列侯
而牛金官至後將軍仁弟純英雄記曰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居承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為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為遠近所稱年十八為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初以議郎參司空

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大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
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
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
麾下騎斬譚首及北征三郡純部騎獲單于踰頓以前後功封高
陵亭侯邑三百戶從征荊州追劉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
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即位追諡曰威侯魏書曰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太祖難其帥純以選為督撫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選代太祖曰純之比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子演嗣官
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薨子亮嗣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魏書曰洪伯父鼎為尚書令任弘為斬春長太祖起義兵討董卓

至熒陽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
太祖辭讓洪曰天下不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
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

直書
公惡

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太祖會龍亢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兗州叛迎呂布時太饑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別征劉表破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文帝即位為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後徙封都陽侯始洪家富而性吝晉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竝救莫能得下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魏略曰文帝收洪時曹真在左右請之曰今誅洪必以真為讚也帝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會下太后責怒帝言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詔乃釋之猶尚沒入其財產太后又以為言後乃還之初太祖為司空時以已率

曹洪

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貲于時譙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貲那得如子廉邪文帝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喜上書謝曰臣少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含貸性無檢度知足之分而有豺狼無厭之質老悖倍貪觸突國網罪迫三千不在赦宥當就誅弃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天日愧負靈神俯惟愆闕慙愧怖悸不能維經以自裁割謹塗顏闕門拜章陳情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為缺望明帝即位拜後將軍更封樂城侯邑千戶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太和六年薨諡曰恭侯子馥嗣侯初太祖分洪戶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修慎篤敬官至衛將軍封列侯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魏書曰休祖父嘗為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

祖文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坐者皆嘉歎焉

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眾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祖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文帝即王位為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薨以休為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輿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魏書曰休喪母至孝帝使侍中奪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葬訖詣行在所帝見親自慰之其見愛重如此帝征孫權以休為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即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惠屯皖休擊破之斬惠首吳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眾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大司

東

東

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帝為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偽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屯騎校尉楊暨慰喻禮賜益隆休因此癰發背薨諡曰壯侯子肇世語曰肇字長思肇有當世才度為散騎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帝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薨追贈衛將軍子興嗣初文帝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為列侯後為殄吳將軍薨追贈前將軍

張隱文士傳曰肇孫攬字頌遠少厲志操博學有才藻仕晉辟公府歷洛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王冏輔政攬與齊人左思俱為記室督從中郎出為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攬討賊向吳戰敗死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眾為州郡所殺魏略曰真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風與太祖善與平未衰術部黨與太祖攻劫太祖出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太祖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故變其姓魏書曰邵以忠篤有才智為太祖所親信初平中太祖與義兵邵募徒眾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劉表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太祖哀真少孤

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獵爲虎所逐顧射虎應倒而倒
太祖壯其鷲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
軍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
軍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太祖憂之以真爲征蜀護軍督徐晃等
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都
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卽王位以真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
涼州諸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
討破之斬進等黃初三年還京都以真爲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
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
將軍加給事中七年文帝寢疾真與陳羣司馬宣王等受遺詔輔
政明帝卽位進封邵陵侯臣松之案真父名邵封邵陵侯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遷大將軍諸葛亮
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郿遣張郃

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
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真
以亮懲於祿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
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
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出侵邊
境宜遂伐之數道竝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當發西討帝親臨
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
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
詔真還軍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竝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
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
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
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

何易 李勝 了 畢軌

為

用真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諡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
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
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義訓
則彥皚皆為列侯初文帝分真邑二百戶封真弟彬為列侯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即位為散騎

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

乃引爽入卧內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

太尉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即位加爽侍中改

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謚畫

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

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魏書曰爽使弟羲為表曰臣亡父真奉事三朝入
備冢宰出為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獎飭拔擢

典兵禁省進無忠恪積累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嘗藥曾無精
誠翼日之應猥與太尉懿俱受遺詔且慙且懼靡所底告臣聞虞舜序賢以稷契為先成湯褒功

以伊呂為首審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錄勳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闕
今臣虛闇位冠朝首顧惟越次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陳寫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
懿本以高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眾義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畧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勳遐
邇歸功二也萬里旋旆親受遺詔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著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論德
則過於吉甫樊仲課功則踰於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
謂臣以宗室見私知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為宜以懿為太傅
太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謫誅於是帝使中書監劉放令
孫資謂曰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為大司馬名稱于今太尉體履正直功蓋海內先
帝本旨又放推讓進德尚勳乃欲明賢良辯等列順長少也雖且與之屬宗師呂望念在引領以
處其下何以過哉朕其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繼介細疑不足為忌當顧相人彭亡
之文故用低何有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敬重大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漢顯
宗以鄧禹為太傅皆所以優崇備爽弟羲為中領軍訓武衛將軍彥散騎常

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闈貴寵莫盛焉南陽何

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謚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

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為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

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爽乃

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氏羌轉輸不

飾

能供牛馬驟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人谷行數百里賊因山為固

兵不得進爽參軍楊偉為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世語曰偉字世

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斬伐生民墓上松柏毀壞碑賜與偉爭於爽前偉曰賜勝

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漢晉春秋曰司馬宣王謂夏侯玄曰春

大敗君所知也今與平路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傲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

懼言於爽引軍退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爽手險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死失畧盡

羌胡怨歎而關初爽以宣王年德並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

用咸共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謚為尚書晏

典選舉執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稱疾避

爽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當時稱焉王謚畢軌等既進

諸所興造皆不復由宣王宣王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

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

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

毓法使王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擬

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

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二十三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

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健仔教習為伎擅取太樂樂器

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羲深以

為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

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為已發也甚不悅羲或時以

諫喻不納涕泣而起宣王密為之備九年冬李勝出為荊州刺史

往詣宣王宣王稱疾困篤示以羸形勝不能覺謂之信然魏末傳曰

辭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見勝勝目陳無他功勞橫蒙時恩當為本州諸閣拜辭不悟加恩得蒙引

見宣王并兩婢侍邊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遂通宣王持杯飲粥皆流出沾胸勝怒

之之傳
者知
台

此皆曰
臣

此書有
神

為本州刺史盛德烈壯好建功勳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欲自力設博主人
生死共別令師招兄弟結君為友不可相舍去副誌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嘆客曰卿當
承教須待勅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錯謾口不攝杯指南為北又云吾當作并州吾
答言當還為荆州非并州也徐與語有識人時乃知當還為荆州耳又欲設主人祖送不可舍
共宜須待之更向爽等垂淚云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世語曰
太傅患不可復濟令人愴然爽兄弟
先是數俱出游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開城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
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由此不復並行至是乃盡出也
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
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為念
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
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
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
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繁牙縱
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
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懷危懼陛下但為寄坐

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
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
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為有無君
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
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
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
常世語曰初宣王勒兵從闕下趣武庫當爽門人逼車住爽妻劉佈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
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天下
事未可知如此者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于寶晉記曰爽留車駕
三宣王遂得過去
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魏末傳曰宣王語弟孚
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太宮食具詣行在所太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
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劔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
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詠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
猶豫未決範重謂羲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

桓範

此則實
錄也

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者
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罪爽於是遣允泰
詣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事千寶晉書曰桓範出赴爽宣王謂將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驚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世語曰宣王使許允陳泰解語爽將濟亦與書達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為誓爽信之罷兵魏氏春秋曰爽既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魏末傳曰爽兄弟歸家勅洛陽縣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還聽事上與兄弟共議未知宣王意深淺作書與宣王曰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日乏匱當煩見餉以繼旦夕宣王得書大驚即答書曰初不知乏糧甚懷踧踖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尋送爽兄弟不達變數即便喜歡自謂不死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姦收當治罪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竝先習兵須三月中欲發於是收晏等下獄會公卿朝臣廷議以為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以支屬世蒙殊寵親受先帝握手遺詔託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與晏颺及當等圖謀神器範黨同罪人皆為大逆不道於是收爽

誅而司
篡形漸
魏亡之

彘訓晏颺謚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

魏畧曰鄧颺字玄茂鄧禹後也少得士名於京師明帝時為尚書郎

除洛陽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書郎初颺與李勝等為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復用正始初乃出為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颺為人好貨前在內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故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故何晏選舉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蓋由交友非其才魏畧曰丁謚字彥靖父斐字文侯初斐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為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為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太祖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後數歲病亡謚少不有交游但博觀書傳為人沈毅頗有才略太和中常住鄴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謚已得直開門入謚望見王交脚臥而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何等入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言明帝收謚繫鄴獄以其功臣子原出後帝聞其有父風召拜度支郎中曹爽宿與相親時爽為武衛將軍數為帝說其可大用會帝崩爽輔政乃拔謚為散騎常侍遂轉尚書謚為人外似疎略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數有所彈駁臺中患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略雖與何晏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於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謚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噬人而謚尤甚也奏使郭太后出居別宮及遣樂安王使北詣鄴又遣文欽令還淮南皆謚之計司馬宣王由是特深恨之畢軌字昭先父字子禮建安中為典農校尉軌以才能少有名聲明帝在東宮時軌在文學中黃初末出為長史明帝即位人為黃門郎子尚公主居處殷富遷并州刺史其在并州名為驕豪時雜虜數為暴害吏民軌輒出軍擊鮮卑軻比能失利中護軍蔣濟表曰畢軌前失既往不咎但恐是後難可以再凡人材有長短不可強成軌文雅智意自為美器今失并州換置他州若入居顯職不毀其德於國事實善此安危之要唯聖恩察之至正始中人為中護軍轉侍中尚書遷司隸校尉素與曹爽善每

言於爽多見從之。李勝字公昭，父休，字子朗，有智畧。張魯前為鎮北將軍，休為司馬。家南鄭，時漢中有甘露降，子朗見張魯精兵數萬人，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氣久衰，黃家當興，欲魯舉號，魯不聽。會魯破，太祖以其勸魯內附，賜爵關內侯，署散官騎，從詣鄴。至黃初中，行歷上黨，鉅鹿二郡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郎。勝少游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窗，入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帝崩，曹爽輔政，勝為洛陽令。夏侯玄為征西將軍，以勝為長史，玄亦宿與勝厚，駱谷之役，議從勝出，由是司馬宣王不悅於勝。累遷熒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宰守，未嘗不稱職。為尹歲餘，願事，前屠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枅一枚，激噴正過，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為荊州刺史，未及之官而敗也。桓範，字元則，世為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為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明帝時為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為岐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為兗州刺史。怏怏不得意，又聞當轉為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將軍呂昭才實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為呂子展屈也。其妻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眾人為君難為作下，今復羞為呂屈，是復難為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乃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為曉事，及為司農，又以清省稱。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蔣濟為太尉，嘗與範會社下，羣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範心恨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何似邪？濟性雖強毅，亦知範剛毅，脫而不應，各罷。範於沛郡仕次，在曹真後，于時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城門，以範為曉事，乃指召之，欲使領中領軍。範欲應召，而其子諫之，以為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疑有頃兒，又促之。範欲去，而司農丞吏皆止範。範不從，乃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呼之，舉手中版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徵四方以自輔。爽疑，義又無言。範自謂義曰：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言。範

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關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中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諸從駕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已也。我獨有以不合於遠近耳，遂進謂帝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知爽首免而已，必坐唱義也。範乃曰：老子今茲坐卿兄弟族矣，爽等既免，帝還宮，遂令範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宣王下車叩頭而無言。宣王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為爾邪？車駕入宮，有詔範還復位。範詣闕拜章謝待報，會司蕃詣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听道。宣王乃忿然曰：誣人以反於法，何應王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於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世語曰：初爽夢二虎銜雷，公雷公若二升碗，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漢晉春秋曰：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眾，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強，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強昔漢之閭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關人十九人，一旦尸之，況爽兄弟乎？世語曰：初爽出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事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爽誅擢為御史中丞，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爽不從，有司奏綜導爽反，宣王曰：各為其主也，宥之以為尚書郎。芝字世英，扶風人也，以後仕進至特進光祿大夫，綜字初伯，後為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長史。臣松之案夏侯湛為芝銘及于寶晉紀竝云：爽既誅，宣王即擢芝為并州刺史，以綜為安東參軍，與世語不同。

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為新昌亭侯，邑三百戶，以奉真後。干寶晉記曰：蔣濟以曹真之勳力，不宜絕祀，故

孫也。母尹氏為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尚公丑少，以才秀知名。

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晏字平叔，魏略曰：太祖為司空時，病晏母并收養晏。

何遜

尚文叔

其時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竝見寵如公子蘇即朗也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名常謂之為假子晏尚王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為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為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王得賜爵為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晏為尚書王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魏未傳曰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為惡日甚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妒晏邪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白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為沛王故特原不殺魏氏春秋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已也初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臣松之案魏末傳云晏取其同母妹為妻此縉紳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嫂不是甚也巴設令此言出於舊史猶將莫之或信況底下之書乎案諸王公傳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與沛王同生焉得言與晏同母皇甫謐烈女傳曰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冷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以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強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迺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解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辛苦迺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司馬宣王聞而嘉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名顯於世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魏書曰尚有壽畫智略文帝器之與為布衣之交太祖

定冀州尚為軍司馬將騎從征伐後為五官將文學魏國初建遷黃門侍郎代郡胡叛遣鄆陵侯彰征討之以尚參彰軍事定代地還太祖崩於洛陽尚持節奉梓宮還鄴并錄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騎常侍遷中領軍文帝踐阼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尚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大將軍孫權雖稱藩尚益修攻討之備權後果有貳心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竝攻破之城未拔會大疫詔勅尚引諸軍還益封六百戶并前千九百戶假鉞進為牧荊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

凡
夏之序
初時

儀一
洋載
善之
情太初
之能也

水為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

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

嬖幸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悲感發病

恍惚既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帝聞而恚之曰杜襲之輕

薄尚良有以也然以舊臣恩寵不衰六年尚疾篤還京都帝數臨

幸執手涕泣尚薨諡曰悼侯魏書載詔曰尚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云異姓其猶骨肉是以人為腹心出當爪牙智略深敏謀謨過人

不幸早殞命也奈何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子玄嗣又分尚戶三百賜尚弟子奉爵關內侯

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

竝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為羽林監正始初曹

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世語曰玄世名知人為中護軍故用武官參戰牙門

無非俊傑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為後式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為夫官才用

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

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

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敘則

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

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

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

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觀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

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

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

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

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

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眾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

究於此間閣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眾人驅駭欲風俗清

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其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為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為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

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竝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麤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

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効功之敘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

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秦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純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織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

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為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眾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

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頃之為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魏略曰玄既遷司馬景王代為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主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為護軍時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與濟善問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玄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代玄整頓法令人莫犯者與曹爽共與賂谷之

役時人譏之爽誅徵玄為大鴻臚數年徙太常玄以爽抑絀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為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玄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玄輔政豐既內握權柄子尚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陰令弟兗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大將軍以玄代之以緝為驃騎將軍豐密語黃門監蘇樂永寧署令樂敦宄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人居內多有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為言張當可以為誠樂等皆

許以從命

魏書曰玄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快快不得意中書令李豐與玄及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陰謀為亂緝與豐同郡傾巧人也以東莞太守召為后家亦不得意故皆

同謀初豐自以身處機密息韜又以列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自安密謂韜曰玄既為海內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吾得玄書深以為憂緝有才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嘗病創臥豐遣韜省病韜屏人語緝曰韜尚公主父子在機近大將軍秉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慮者也韜父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述此大事不捷即禍及宗族韜於是往報豐密語黃門監蘇樂等答曰佳佳計豐言

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脅將羣寮人兵就誅大將軍等當共密白此意鑠等曰陛下儻不從人奈何豐等曰事有權宜臨時若不信聽便當劫將去耳邯得不從鑠等許諾豐曰此族滅事卿等事成卿等皆當封侯常侍也豐復密以告玄緝緝遣大將子邈與豐相結同謀起事世語曰豐遣子邈以謀報玄玄曰宜詳之耳而不以告也

軍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即殺之世語曰大將軍聞豐謀舍人王美請以命請豐豐若無備情屈

勢迫必來若不來美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謀泄以眾挾輪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陵雲臺臺上有三千人仗鳴鼓會眾如此美所不及也

大將軍乃遣美以車迎之豐見劫迫隨美而至魏氏春秋曰大將軍責豐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環築腰殺之魏畧曰豐字安國故衛尉李義子也黃初中以父任召隨軍始為白衣時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為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願其然遂令閉門勅使斷客初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中及即尊位得吳降人問

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為黃門郎明帝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帝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後轉騎都尉給事中帝崩後為永寧太僕以名過其實能用少也

正始中遷侍中尚書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未滿數十日輒暫起已復卧如是數歲初豐子邈以選尚公主豐雖外辭之內不甚憚也豐弟翼及偉仕數歲間並歷郡守豐常於人中顯誠二弟言當用榮位為及司馬宣王久病偉為二千石荒於酒亂新平扶

風二郡而豐不召眾人以為恃寵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于時有諷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其意以為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有似於游光也及宣王奏誅爽任車闕下與豐相聞豐怖遠氣索足委地不能起至嘉平四年宣王終後中書

令缺大將軍諮問朝臣誰可補者或指向豐豐雖知此非顯選而自以連婚國家思附至尊因伏不辭遂奏用之豐為中書二歲帝比每獨召與語不知所說景王知其議已請豐豐不以實告乃殺之其事祕豐前後仕歷二朝不以家計為意仰俸廩而已朝雖尚公主豐常約勅不得有所侵取時得賜錢帛輒以外施親族及得賜宮人多與子弟而豐皆以與諸外甥及死後有司籍其家

家無餘積魏氏春秋曰夜送豐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勅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入乃止遣使收翼世語曰翼後妻散騎常侍荀廙姊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

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翼子斌楊駿外甥也晉惠初斌為河南尹與駿俱死見晉書

事下有司收玄緝鑠敦賢等送廷尉世語曰玄

有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為今史責人也卿便為吾作辭以其名上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毓涕以示玄玄視領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押玄玄不受孫盛雜語曰玄在

囹圄會因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鍾君何相偏如此也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

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

以為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竝

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闔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

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

京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王先帝

遺愛原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魏書曰豐子邈以尚主賜死獄中

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誅而齊
氏之篡
著矣

附許允
王理之
情也
意也

時年四十六

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畜華妍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薨許允謂玄

曰吾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王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

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咸越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

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

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

投書燒之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徙允為鎮北將軍假

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魏畧曰允字士

宗世冠族父據仕歷典農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冀州召入軍明帝時為尚書選

曹郎與陳國袁侃對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正直者為重允謂侃曰卿功臣之

子法應八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為受重允刑竟死更出為郡守稍遷為侍中尚書中領軍允

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大將軍聞允前處怪

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為念念乎是時朝臣遽者多耳而眾人咸以為意在允也會鎮

北將軍劉靜卒朝廷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命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小事而都典一方

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書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

兄子素頗聞眾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用是為邪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故求

之帝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為侍中顧當與帝別涕泣歔歔會

訖罷出詔促允去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併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考問竟放減

死徙邊允以嘉平六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隨行道未到以其年冬死魏氏春秋曰允為吏部郎

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跪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

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

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允之出為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

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

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

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

捉

俱稱冀州名士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為郡守經

州刺史傅暢晉諸公讚曰猛禮樂儒雅當時最優奇子還字思祖清河王經亦與允

母

此魏氏宗室也操之子也

八龍

魏武著

誠

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

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世語曰經字彥偉初為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四匹令交市於吳經不

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為司

隸校尉辟河內向雄為都官從事王業之出不申經竟以及難經刑於東市雄哭之感動一市刑

及經母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漢晉春秋曰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

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故尚

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門允友人同郡崔贊亦嘗以處世太盛戒

戶煙沒意常愍之其賜經孫郎中允友人同郡崔贊亦嘗以處世太盛戒

允荀綽冀州記曰贊子洪字良伯清恪

評曰夏侯曹氏世為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竝以親舊肺腑

貴重於時左右勲業咸有効勞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

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

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魏書十

三國志十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當漢順相之

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彧父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續

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為師為朗陵侯相號稱神君張璠漢紀曰淑博學有高行與李

固李膺同志方善拔擢昭於小吏友黃叔度於幼童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出補朗陵侯

相卒官八子儉緄靖熹說爽肅爽字慈明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

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又追拜光祿勳

視事三日策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淑舊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

子將靖與爽孰賢子將曰曰人彧年少時南陽何顥異之曰王佐才也典畧曰

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中常侍

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彧父緄慕衡勢為彧娶之彧為論者所譏臣松

印賞
魏武著

為不然也臣松之又以為緄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逼而然何云慕勢哉昔鄭忽以違齊

致譏儒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竝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耳至于關

賢用事四海屏氣左恪唐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迴天唐獨坐言威懾莫二也順之則六親

以安忤違則大禍立至斯諺以存易亡蒙恥期全之日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

婚庸何傷乎

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

石城
平
漢

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或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或以上賓之禮或弟誥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所任或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爲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或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或或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明年太祖領兗州牧後爲鎮東將軍或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太祖征陶謙任或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劉翊告或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或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

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數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

詳是傳

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閒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困耳臣松之以為于時徐州未平兗州又叛而云十萬之眾雖是抑仇之言要非寡弱之稱蓋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前討徐州威罰實行曹瞞傳云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太祖至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陶謙帥其眾軍武原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

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元年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或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編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典畧曰或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或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或以君當事不可不以其為議郎邪或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眾人其謂我何邪其詩心平正當顯此

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或籌焉

典畧曰或為人偉美又平原禰衡傳曰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荊州北游許都恃才

傲逸藏否過差見不如已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憎之唯少府孔融高貴其才上書薦之曰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觀與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心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新建尚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問曹公荀令君超盪寇皆足蓋世乎衡稱曹公不甚多又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為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於是眾人皆切齒衡知眾不悅將南還荊州裝束臨發眾人為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自共相誡曰衡數不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眾人皆坐不起衡乃號跳大哭眾人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不悲乎衡南見劉表表甚禮之將軍黃祖屯夏口祖子射與衡善隨到夏口祖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後衡驕蹇答祖言排優饒言祖以為罵已也大怒顧伍伯捉頭出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臣松之以本傳不稱或容貌故載與畧與衡傳以見之又潘勗為或碑文稱或環姿奇表張衡文士傳曰孔融數薦衡於太祖欲與相見而衡疾惡之意常憤懣因狂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太祖聞其名圖欲辱之乃錄為鼓吏後至八月朝大宴賓客並會時鼓吏擊鼓過皆當脫其故服易著新衣次衡衡擊為漁陽參過容態不常音節殊妙坐上賓客聽之莫不慷慨過不易衣吏呵之衡乃當太祖前以次脫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禪帽單復擊鼓參過而顏色不怍太祖大笑告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參過自衡造也融深責數衡并宣太祖意欲令與太祖相見衡許之曰當為卿往至十月朝融先見太祖說衡欲求見至日晏衡著布單衣疏巾履坐太祖營門外以杖捶地數罵太祖太祖勅外殿急具精馬三匹并騎二人謂融曰禰衡豎子乃敢爾孤殺之無異於雀鼠顧此人數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人將謂孤不能容今送與劉表視卒當何如乃令騎以衡置馬上兩騎扶送至南陽傳子曰衡辯於言而剋於論見荊州牧劉表日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表悅之以為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謂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

伯不過也唯以為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詳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絕於劉表智窮於黃祖身死名滅為天下笑者譜之者有形也太祖

問或誰能代卿為我謀者或言荀攸鍾繇先是或言策謀士進戲

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太祖以或為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

象為揚州韋康為涼州後敗亡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瞻智以督軍御史中丞諳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因為

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為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示象康字元將亦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愍篤誠係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仲將名誕見劉邵傳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

下畏其彊太祖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太祖軍於宛紹益

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眾皆謂以失

利於張繡故也鍾繇以問或或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

他慮則見太祖問之太祖乃以紹書示或或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

敵何如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

南
四勝

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恡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彊其何能爲太祖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充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

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年太祖旣破張繡東禽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與紹連戰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或議欲還許以引紹或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閒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

公

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或所
策六年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
破以其間擊討劉表或曰今紹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
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
祖復次于河上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畧
河東關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語在繇傳八年太祖錄或
前後功表封或為萬歲亭侯或別傳載太祖表曰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
蕭何之士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或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或勳力同心左右王畧發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機近忠恪祇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或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或固辭無野戰之勞不通太祖表太祖與或書曰與君共事已來立朝廷君之相為匡弼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為建計君之相為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或乃受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或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

一支云
當是九
比海軍
後漢書
融被殺
建安十
八年則及
九州田不
出比海
矣

地所奪者眾前日公破袁尚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
保其土地守其兵眾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
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
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
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荆
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
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是時荀攸常為謀主或兄
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
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荀氏家傳曰衍字休若或弟三兄或弟四兄諶字友若事見袁紹傳陳羣與孔融論汝穎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衍子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弼鍾會俱知名為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老義傳於世諶子闕字仲茂為太子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闕與鍾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國士更為唇齒荀闕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勅敵左右之深憂也終黃門侍郎闕從孫暉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仲豫名悅朗陵長儉之少子或從父兄也張璠漢紀稱悅清虛沈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為祕書監侍中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故有典安其書

天行太祖以女妻或長子暉後稱安陽公主或及攸竝貴重皆謙沖

於世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復增或邑千戶合二

千戶或別傳曰太祖又表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或議或

不聽臣建宜任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眾此或覩勝敗

之機畧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

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

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或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

帝貴指蹤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魏巍之勲乞重平

議疇其戶邑或深辭讓太祖報之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謙沖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

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為之盜况君密謀安眾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

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太祖欲表或為三公或使荀攸深讓至于十數太祖乃止

太祖將伐劉表問或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

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

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諮

或或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

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或

勞軍于譙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

至濡須或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諡曰敬侯明年太祖遂為

魏公矣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咸熙二年贈或太尉或

征役草創制度多所興復或嘗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

用及高祖之初金華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間世祖有投戈講藝息

馬論道之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國難方弭

六禮俱治此姬且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於當

時揚名於後世豈不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稽治化於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

見昭傳

直書

以厚反蒙則之宗得其死矣

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或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謝闕而已太祖以此恨或而外舍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及齋置書犒軍飲饗禮畢或留請問太祖知或欲言封事揖而遣之或遂不得言或卒於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或殺伏后或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不已臣松之案獻帝春秋云或欲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而方誣太祖云昔已嘗言言既無徵迴託以官渡之虞俛仰之間辭情頓屈雖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玷累賢哲哉凡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也子惲嗣侯官至虎賁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袁暉虛罔之類比最為甚也

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並有擬論文帝曲禮事或及或卒惲

又與植善而與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惲惲早卒子惲翼翼音以

外甥故猶寵待惲弟侯御史中丞侯弟詵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

名早卒荀氏家傳曰惲字長倩侯字叔倩詵字曼倩侯子寓字景伯世語曰寓少與

顛咸熙中為司空晉陽秋曰顛字景倩幼為姊夫陳羣所異博學洽聞意思慎密司馬

宣王見顛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近見袁備亦曜卿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顛佐命晉室位至太尉封臨淮康公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顛弟繁字奉倩何劭為繁傳曰繁字奉倩繁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繁獨好言道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繁兄侯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為不可得而聞見哉繁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攸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繁以此言善攸諸兄怒而不能迴也

而巳繁以此言善攸諸兄怒而不能迴也

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騎驛頃之繁與徽善侯玄亦親常謂徽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

而未有餘者邪繁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為也繁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繁於是娉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傳報往嗙繁不哭而神傷徽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繁曰佳人難再得願逝者不能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繁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又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

惲子戲嗣為散騎常侍進爵廣陽鄉侯年三十薨子頽嗣荀氏家傳曰頽字温伯為羽林右監早卒頽子崧字景猷晉陽秋稱崧少有志操雅好文學孝義和愛在朝恪勤位至左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崧子美字令則清和有才尚公主少歷顯位年二十八為北中郎將徐充二州刺史假節都督徐充青二州諸軍事在任十年遇疾解職卒於家追贈驃騎將軍美孫伯子今御

史中**冀官至中領軍薨諡曰貞侯追贈驃騎將軍子愷嗣冀妻司**

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冀以著勲

前朝改封愷南頓子荀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為侍中于寶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愷和嶠俱至東宮觀察太子頽還稱太子德識進茂而嶠云聖賢如初孫盛曰遣荀勗其餘語時同臣松之案和嶠為侍中荀頽亡沒久矣荀勗位亞台司不與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為非也考其時位愷是當之愷位至征西大將軍愷兄愷少府弟惲護軍將軍追贈車騎大將軍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

荀氏家傳曰曇字元智兄昱字伯修張璠漢紀稱昱曇並傑俊有味

才學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為八俊位至沛相攸父彞州從事彞於或為從祖兄弟

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

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寤乃

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

魏書曰攸年七八歲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

荀氏家傳曰衢子祈字伯旗與族父情俱著名祈與孔融論肉刑情與孔融論聖人優劣並在融集祈位至濟陰太守情後徵有道至丞相祭酒何進秉政徵海

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

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顥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

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皆怨之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

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殺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

事垂就而覺收顥攸繫獄顥憂懼自殺

張璠漢紀曰顥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等遊學洛陽泰等與同風好顯顯名太

何顥

學於是中朝名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顥亦名在其中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交結其豪桀顥既奇太祖而知荀彧袁紹慕之與為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顥難顯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顥未嘗造術術深恨之漢末名士錄曰術嘗於眾坐數顯三罪曰王德爾先覺儁老名德高亮而

伯求疎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寒窶無他資業而

伯求肥馬輕裘光曜道路是三罪也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

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為首濟難則以子遠為宗且伯求嘗為虞偉高手刃復仇義名奮

發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頓伏道路此為披其胸而假仇敵之刃也

術意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於闕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

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於天下術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府每三府掾屬會議顯策謀有餘議

者皆自以為不及遷北軍中候董卓以為長史後荀彧為尚書令遣人迎叔父司空爽喪使并置顯尸而葬之於爽冢傍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

死得免魏書云攸使人說卓得免與此不同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

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為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太

祖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

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為汝南太守入為尚書太祖素聞

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繇攸言於太祖曰繇與劉表相恃為彊然繇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

之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宛征呂布魏書曰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還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爲表繡

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太祖曰善比行布以敗劉備而滅霸等應之至下邳布敗退

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顏良語在武紀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騎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祖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莫銳而輕敵擊可破也臣松之案諸書韓莫或作韓猛或云

知傳見

韓若未詳孰是

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惰可要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檣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從討袁譚尚於黎陽明年太祖方征劉表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百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違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

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

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

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

四百并前七百戶魏書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稱述攸前後謀勞勳曰今天下事

太祖征伐常謀暮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魏書曰攸姑子辛韜曾

內勇外弱內彊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

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

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

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

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

也臣松之案攸亡後十六年鍾繇乃卒撰攸奇策亦有何難而

祖言則流涕魏書曰時建安十九年攸年五十八計其年大或六歲

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

君于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

諂黷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

早沒次子適嗣無子絕黃初中紹封攸孫彪為陵樹亭侯邑三百

戶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諡攸曰敬侯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異之謂詡

有良平之奇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車騎將軍皇甫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閻忠時罷信

而動智者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享大名

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人功者不受庸王之賞今將軍授鉞於初春

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七州席卷

層三十六萬方夷黃巾之師除邪害之患或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羣

勢利劔已揣其喉乃嘆息而悔所以見烹於兒女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可

以振風雲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崇恩以緩前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

昭哉

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震響於後蹈蹟漳河飲馬孟津舉天綱以編羅京都誅闖臣之罪除羣怨之積忿解久危之倒懸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之天子可使其褰裳以用命況屬智能之士因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燎于上帝告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移神器於已家推亡漢以定祚實神機之至決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佐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彫畫朽敗之木猶逆坂而走凡必不可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主上不自由詔命出左右如有至聰不察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無及矣嵩不從忠乃亡去 英雄記曰涼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爲王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而死 察孝廉爲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詔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久爲邊將威震西土故詔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詔實非段熲權以濟事咸此類也董卓之入洛陽詔以太尉掾爲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詔在輔軍卓敗輔又死衆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詔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卽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

詡賊一云

表邦漢

之孔人也

若不濟走未後也衆以爲然惟乃西攻長安語在卓傳臣松之以爲傳利博哉然則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源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屬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遘殄悴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後詡爲左馮翊惟等欲以功侯之詔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爲尚書僕射詔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於榮利奈國朝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惟等親而憚之獻帝紀曰郭汜樊稠與惟互相違戾欲鬪者數矣詡輒以道理責之頗受詡言魏書曰詡典選舉多選舊名以爲令僕論者以此多詡會母喪去官拜光祿大夫

惟汜等鬪長安中獻帝記曰惟等與詡議迎天子置其營中詔曰不可脅天子非義也惟不聽張繡謂詔曰此中不可久處君胡不去詔曰吾受國恩義不可背卿自行惟復請詡爲宣義將軍獻帝記曰惟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

關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爲之惟等和出天

子祐護大臣詡有力焉獻帝記曰天子既東而李惟來追王師敗績司徒趙溫大常王偉衛尉周忠司隸榮邵皆爲惟所嫌欲殺之詡謂惟曰此

皆天子大臣卿奈何害之惟乃止天子既出詡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熲在華

段熲

陰時修農事不虜畧天子東還煨迎道貢遺周急 獻帝與詡同郡遂去催託煨詡

記曰後以煨為大鴻臚光祿大夫建安十四年以壽終 素知名為煨軍所望煨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

安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煨待君

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為

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

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詡

說繡與劉表連和傳子曰詡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 太祖比征之

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

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

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

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

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

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

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

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

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

祖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

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

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

繡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為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

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眾從之必不

以我為重曹公眾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

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

眾歸太祖太祖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

為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圍
 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
 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
 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
 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冀州牧從詡為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
 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
 遠著軍勢既大若奪○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
 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臣松之以為詡之此謀未合當時之宜于時韓
馬之徒尚狼顧關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懷吳會亦已明矣彼荊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荆
 人服劉主之雄姿憚孫權之武畧為日既久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故曹仁守江陵敗不旋踵
 何撫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將此既新平江漢威懾揚越資劉表水戰之具藉荆楚檝權之手實
 震蕩之良會廓定之大機不乘此取吳將安俟哉至于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寔由疾疫大典以損
 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為之豈人事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算也詡之此規
 為無當矣魏武後克平張魯蜀中一日驚十驚劉備雖斬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劉曄之計以失席
 卷之會斤石既差悔無所及即亦此事之規也世咸謂劉計為是即愈見賈言之非也
 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

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為可偽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
 之而已太祖曰解一承用詡謀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
 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
 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
 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
 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
 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
 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
 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文帝即位以詡為太尉魏畧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上司荀勗別傳曰
 晉司徒關武帝問其人於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
其人昔魏文帝用賈
 詡為三公孫權笑之
 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戶又分邑二
 百封小子詡為列侯以長子穆為駙馬都尉帝問詡曰吾欲伐不

儀也
初名不
知者為
改

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嗟
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
吳蜀雖叢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
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
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
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
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詔年七十七薨諡曰
肅侯子穆嗣歷位郡守穆薨子模嗣

世語曰模晉惠帝時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
模子胤胤弟胤從弟足皆至大官並顯

於晉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

世

論者多譏或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或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疚
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識 臣松之以為斯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或豈不知魏武之志
氣非衰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及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杖順之
恩則漢室之亡忽諸黔首之類殄矣夫欲翼贊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綸

松以此評
最得

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動于險中至于大亨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
仁恕之遠致乎及至霸業既隆前漢迹著然後亡身殉節以申素情全大正於當年布誠心於百
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
立謂之未充其始証歟 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
歟 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
與也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魏氏如詡之儔其比幸多詡不編程郭之
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為人其猶夜光之與蒸燭
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今荀賈之評共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

漢書劉向傳向卒後十三年而王氏代
漢見漢書興亡之圖保向一死也此云
或或以其死明年太祖遂子魏以此云
以漢魏之興亡之圖保向一死也此云
之孔北海荀文若之為心漢室之
人而此海為操所誅故何者多富人
掩其

其

臨奇而志苦恨。然不能知司馬。實以評當矣。

又云。賈誼之名。曾向字年甚。富國知子。辨早。八未。為。非。幸。也。人。而。可。以。待。年。乎。哉。

賈誼一之。政使。生。民。臻。炭。英。賢。駢。之。此。之。傑。一。罪。魁。也。陳。氏。列。二。苟。傳。以。深。矣。哉。

此傳皆魏氏謀臣故知之

賈誼真漢賊也

魏書十

西川忠貞堂
氏國印

三國志十

書